靖獻遺言訓蒙疏義

利

ロ g
3279
3

門 口9
號 3279
卷 3

信
昭和2年
2134
3

靖獻遺言訓蒙疏義卷之六

信濃上田　加藤勤士成甫著

初到建寧賦詩 并序

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字君直信州人寶祐中〔疏義〕理宗年號以鄉薦試中禮部高等比對力詆時宰閣官奮不顧前後抑置第二甲既歸江東西宣撫使趙葵辟枋得爲屬尋除禮兵部架閣令募兵援汀上枋得給錢粟得信撫義士數

千人以應之時賈似道當國忌功欲汚蔽
一時閫臣〔疏義〕蔽汚也閫臣見于前言欲坐以侵盜掩匿之罪也遣
官會計邊費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
累宣撫〔疏義〕宣撫向枋得以趙葵趙葵累事相緣及也
則罪將歸葵枋得尚義故欲自代而償之事在景定二年
是坐虔〔疏義〕坐連累也景定未〔疏義〕理宗年號元兵靡江
上宗社日替〔疏義〕替廢也而江東漕司猶試
士較藝枋得考試〔疏義〕枋得時爲建寧府教授考試宜城及建康
事在景定五年憤似道竊政柄害忠良誤國毒民

發策十問擿其姦極言天心怒地氣變民
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辭甚剴切似道視
其藁大怒〔疏義〕上其藁於似道漕使陸景思臺評竟劾其
騰謗鐫秩竄之〔疏義〕劾糾彈也鐫削也秩增也官也竄
放也左司諫徐有開希似道旨劾其怨
望騰謗大不敬乃詔安置之于興國軍後
又以史館召枋得曰似道餌我也不赴德
祐初爲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元兵寇江東
枋得迎戰于安仁矢盡而敗妻子皆被執
枋得遂易服負母入建寧唐石山寓逆旅

中〔疏義〕逆迎也客舍謂之逆旅者取於迎客之義也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又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悉謝不納遂居閩中宋已亡元至元末元主遣其臣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文海薦宋遺士三十餘人以枋得爲首枋得時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疏義〕壽終也以其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韓信以兵數萬欲擊趙廣武君李左車爲趙王歇及陳餘謀取信等之策不用信乃引兵大破趙軍斬餘禽歇信令軍中購廣武君千金而獲之信解其縛師事之問計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勇何足以攜大事乎〔疏義〕購說文云以財有所求也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既而元行省〔疏義〕案史至元年立諸路行中書省後省呼曰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召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宋降相留夢炎〔夢炎〕理宗朝爲狀元帝昺朝爲左丞相及元兵日急遂遁去降

元亦力薦之枋得遺書夢炎辨論凡數千百言采錄于後卒不行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史記曰晉屠岸賈與諸將攻殺趙朔等於下宮滅趙氏孤兒武冠嬰謂武曰昔下宮之難我思立趙氏後今武既立而忍賣之乎諸將遂殺武冠嬰攻杵臼杵臼謂曰小人哉程嬰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復賣之我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又在嬰卒與匿山中十五年韓厥具以實告景公趙孤名曰武景公乃召武冠嬰攻賈滅其族復與趙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朔婦生男賈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兒竟無聲已脫嬰曰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強爲其易者乃謀取他人兒負之匿山中嬰出謬曰吾告趙氏孤兒處諸將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嬰卒與匿趙氏孤兒縱不能立而反在嬰卒與匿山中十五年韓厥具以實告景公趙孤名曰武景公乃召武冠嬰攻賈滅其族復與趙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朔婦生男賈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兒竟無聲已脫嬰曰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強爲其易者乃謀取他人兒負之匿山中嬰出謬曰吾告趙氏孤兒處諸將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復賣之我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縱不能立而反在嬰卒與匿山中十五年韓厥具以實告景公趙孤名曰武景公乃召武冠嬰攻賈滅其族復與武田邑如故及武冠嬰謂武曰昔下宮之戰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後今武既立

爲成人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武
啼泣固請願苦勤骨以報子嬰曰彼以我
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
爲不成遂自殺宜孟朔益也〔疏義〕卽女也
卽猶若也○朱子曰子華子之書云是程
本字子華者所作卽孔子所與頃蓋而語
者原其所以祇因家語等書有此一事好
事者遂僞造此書以傳合之其言有大造
于趙宗者卽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之趙
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子或放或死而
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
宮安得所謂太夫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
氏而嬰與杵臼以大造者又用呂相絶秦
語其不足信明甚而近歲以來老成該洽
之士亦或信之固已可怪至引其說以自
證其姓氏之所從出則又誣其祖矣按朱
子說已如此而程敏政尚辨之以證已之
所從出可謂陋矣

敏政說見于集〔疏義〕用呂相絶秦語成公
十三年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絶秦之文公
恐懼緩靖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王莽篡漢十
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韓退之
云蓋棺事始定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
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曰強辭
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
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復何言
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爲此詩
別其門人故友時貧苦已甚衣結屨穿行

雪中有嘗德之者賜以兼金重裘〔疏義〕德恩也賜贈也其價兼倍於常者言有恩贈之以報其恩也辭不受枋得辭洞齋華父劉兄惠寒衣詩曰平生愛讀龔勝傳進退存亡斷得明范叔綈袍雖見意大顛衣服莫留行此時要有英雄樣好漢應無兒女情只願諸賢扶世教餓夫含笑死猶生挼賜金裘者不知何人以偶有此詩附于此〔疏義〕范叔綈袍雖見意魏須賈聘秦范雎之賈曰范叔一寒如此哉取一綈袍贈之大顛衣服莫留行大顛僧名韓退之在潮州所與遊者也其與孟尚書書曰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自離嘉興即不食卧眠簟中而去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

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及至燕問太后卒於燕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病甚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漢孝女曹娥者會稽人父於縣江泝濤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絶聲旬有七日遂投江死後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立碑使拏子郢鄖淳爲文其後蔡邕又題之二其泣曰少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夢炎使毉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我生耶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宥之護骸骨歸葬信州定

之亦賢累薦不起按定之不起仕元可謂能繼志者矣妻李氏初執送獄有賊帥欲妻之一夕自經死一紓志曰初枋得兵敗匿貴溪山中元兵至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壎李聞之出就俘徙囚建康或指曰是當没入矣李氏聞之泣曰雖没入將不失爲官人妻李氏曰吾豈可嫁二夫耶是夕自縊死獄中【疏義】「没入」周禮酒人註云古者從坐男女没入縣官爲奴婢案没入謂抄而没之官也

屈斬于市季弟二十人亦俱死國事二十人子婦等亦皆死之伯父徽明爲富陽尉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其二子趨進抱父尸亦死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疏義】風風采也岸與上文散岸之岸同孤無儔也峭與陗通峻也不能與世軒輊【疏義】軒車之却而後也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輊猶云俯仰也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抗論儉宰老【疏義】抗抵也儉詭也儉宰老指賈似道荀子儒效篇曰遠者竭蹶而趨之註竭蹶頓倒也因謫所山門自命曩山閉門講道守令以下皆及門執弟子禮翕如也【疏義】翕通作歙聚也盛里中人行事或不循理者輒曰謝架閣

聞乎有持兩爭必來質平遣以理無秋毫
假與人意人亦高其風必自審乃進非義
者未嘗敢至前也與人言古今成敗得失
國家事必掀髯抵几〔疏義〕掀舉也抵當也抵之是反擊也跳
躍奮萬上下數千年較然如指掌〔疏義〕較然著明
貌尤善論樂毅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
臨子之殺王噲於是燕人復立太子平爲
君是爲昭王昭王未嘗一日忘報齊雪恥
皐身厚幣以招賢者於是樂毅自魏往昭
王以爲亞卿任以國政悉起兵使毅爲上
將軍以伐齊齊大敗齊君出走毅遂入齊
都臨菑整軍禁侵掠禮逸民封王蠋之墓
齊城獨莒即墨未下圍之三年或讒之昭
王曰毅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
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伏兵威以服
齊人遂南面而王昭王讓言者之斬之立
毅爲齊王毅皇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
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昭王薨子惠
王立惠王不快於毅齊將田單乃縱反間
惠王信之即使騎劫代將毅遂奔趙單乃
設謀伐燕軍燕軍大敗劫死七十餘城皆
復爲齊已而趙王與毅謀伐燕毅泣曰臣
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
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
孫乎趙王乃止惠王恐趙用毅以乘其敝
使人謝毅毅報書曰臣聞賢聖之君不以
祿私親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
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有
高世主之心故以身得察於燕先王立之
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自以爲

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以天之道先王之靈大敗齊人齊王僅以身免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是後往來通于燕而卒於趙「疏義」「亞卿次卿也」「皇恐」「皇通惶」恐也申包胥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譖建欲入爲亂平王召奢囚之而使人殺建建亡奢有二子無忌又教平王召之兄尚欲往省員曰到則父子俱死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恥尚曰汝能報父讐我將歸死尚也員遂亡往吳說王闔閭擊楚大破之遂入楚都郢時平王既卒子昭王立員求昭王既亡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始楚人申包胥與員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子其勉之我必存之至是包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無天道乎員曰吾日暮道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包胥走秦告急求救秦伯使辭曰子姑就館包胥曰寡君越在草莽下臣何敢即安立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伯哀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爲之賦無衣包胥九頓首而坐秦伯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吳師大敗遂復楚昭王於是賞包胥包胥曰吾爲君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焉袁黃曰近攻越

語包胥使越問越王所以與吳戰而曰夫
戰不智則不知民之極不仁則不能與三
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
計是越之伐吳包胥實與其謀也其猶不
忘宗國之恥也越以滅吳其爲楚至矣〔疏義〕無天道之極
極疑殛之訛賦無衣〕秦風無衣首章曰修
我戈矛與子同仇蓋賦之以示出師之意
也○張栻曰時有古今而君臣之義無古
今也楚乃伍員之宗國君臣之義其來有
素矣父以無罪誅子逃之而勿仕終身蔬
食布衣可也豈有假手於讐覆其宗國快
心於其君耶邵寶曰殺無忌足矣問父死
非其罪子亦可仕否朱子曰不可孫曾如
何曰世數漸遠終是漸輕亦有可仕之理但不可仕者正也可仕者權也張良
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
教立民奠爲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其
言曰清明平大之氣不可以利回英華果
銳之氣不可以威奪其自信率類此人稱
以爲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縶而讀此詩者
又以爲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眞可以
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魏參政執拘投北行有期死有日詩別妻子

良友良朋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

龔勝潔人聞何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
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疏義）南八男兒見于前此
借以自喻皇天上帝眼分明

遺劉忠齋（卽留）夢炎書曰惟天下之仁人能知
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下之
義士賢者不相知多矣（疏義）此句承上起下賢者暗指忠齋
能灼（疏義）灼見三俊之心者必聖人也（疏義）灼見三俊出于
尚書立政蔡傳云三俊謂有
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也君子之所爲
必非衆人之所識湯可就桀亦可就必道
義如伊尹者能之伯夷柳下惠不能也佛
肹召可往公山弗擾召可往必聖神如孔
子者能之曾顏閔不能也傳曰人各有能
有不能先生之所能其自知某（當作其）必不
能矣○（一）劉定之（文）山詩史序曰公集杜
詩序跋中有缺文者指元之
君臣宋之敖逆而缺而不書使知者以意屬
讀今皆補之而爲白字者不沒公初意也
今案本集所載枋得書中凡稱大元必不
書其字其意蓋亦與天祥同而易以圈者
乃亦後人所爲以欲存枋得初意也但此
下或直書大元字者當是傳寫之誤後書
做之禮三宮謂太皇太后謝氏皇
太后全氏及德祐帝亦可謂

厚矣○○保全（全）之國之臣亦可謂有恩矣
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
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可（疏義可字恐衍）或欲之訛（求）
一人如（而）瑕呂飴甥晉獻公卒群公子皆亡
子夷吾曰子厚賂（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
吾許諾（之）飴甥乃使（使）告於秦穆公穆公發兵
送夷吾於晉（晉）立之是爲惠公（惠公）後晉饑（饑）乞糴
于秦（秦）秦輸（輸）之粟（粟）及（及）秦饑（饑）又請糴（糴）于晉（晉）惠公
不（不）予（予）穆公大（大）怒（怒）伐（伐）晉（晉）獲（獲）惠（惠）公（公）而歸（歸）既（既）而許（許）歸
惠公（公）先使郤（郤）乞（乞）告（告）飴甥（甥）飴甥（甥）教（教）乞（乞）糴（糴）于朝（朝）
國人（人）而以（以）君（君）命（命）賞（賞）且（且）告（告）衆（衆）曰（曰）孤（孤）雖（雖）歸（歸）辱（辱）社
稷（稷）矣其（其）下（下）大（大）子（子）圉（圉）也衆（衆）皆（皆）哭（哭）飴甥（甥）乃（乃）曰（曰）君（君）亡（亡）
之（之）不（不）恤（恤）而（而）群（群）臣（臣）是（是）憂（憂）惠（惠）之（之）至（至）也衆（衆）說（說）於（於）是（是）
飴甥（甥）行（行）秦（秦）迎（迎）惠（惠）公（公）遂（遂）復（復）歸（歸）于（于）晉（晉）後（後）惠（惠）公（公）卒（卒）
太子圉立（立）是（是）爲（爲）懷（懷）公（公）子（子）重耳又入（入）晉（晉）殺（殺）
懷（懷）公（公）自（自）立（立）是（是）爲（爲）文（文）公（公）飴甥（甥）欲（欲）殺（殺）重（重）耳（耳）不（不）克（克）
而死（死）程嬰杵臼厮（厮）養（養）卒（卒）張（張）耳陳（陳）餘（餘）立（立）武（武）臣（臣）爲（爲）
王爲（爲）燕（燕）軍（軍）所（所）得（得）使（使）者（者）往（往）燕（燕）轅（轅）殺（殺）之（之）以（以）求（求）地（地）
耳餘（餘）惠（惠）之（之）有（有）厮（厮）養（養）卒（卒）趙（趙）王（王）北（北）畧（畧）地（地）燕（燕）界（界）趙（趙）
說（說）燕（燕）與（與）趙（趙）王（王）載（載）歸（歸）舍（舍）中（中）皆（皆）笑（笑）卒（卒）乃（乃）走（走）燕（燕）壁（壁）
見（見）燕（燕）將（將）說（說）之（之）燕（燕）將（將）乃（乃）歸（歸）趙（趙）王（王）卒（卒）爲（爲）御（御）而（而）歸（歸）
（疏義）案（案）史（史）趙（趙）有（有）厮（厮）養（養）卒（卒）往（往）見（見）
燕（燕）將（將）曰（曰）君（君）知（知）張（張）耳（耳）陳（陳）餘（餘）何（何）如（如）人（人）也（也）曰（曰）賢（賢）人
也曰知（知）其（其）志（志）何（何）欲（欲）曰（曰）欲（欲）得（得）其（其）王（王）耳（耳）曰（曰）君（君）未
知（知）兩（兩）人（人）所（所）欲（欲）也（也）夫（夫）張（張）耳（耳）陳（陳）餘（餘）以（以）少（少）長（長）先（先）立（立）
武（武）臣（臣）今（今）此（此）兩（兩）臣（臣）欲（欲）分（分）趙（趙）而（而）王（王）名（名）爲（爲）求（求）王（王）實（實）
欲（欲）燕（燕）殺（殺）之（之）設（設）殺（殺）武（武）臣（臣）二（二）賢（賢）責（責）燕（燕）問（問）罪（罪）滅（滅）燕（燕）
必（必）矣燕（燕）將（將）乃（乃）歸（歸）趙（趙）王（王）亦（亦）不（不）可（可）得（得）矣近（近）江（江）淮（淮）行（行）省（省）管（管）公
（疏義）正（正）字（字）通（通）引（引）老（老）子（子）註（註）云（云）管（管）總（總）將（將）吉（吉）來（來）南
紛（紛）也管（管）公（公）蓋（蓋）指（指）上（上）文（文）忙（忙）元（元）台（台）

根尋好人根尋不覩面皮（疏義覩面皮）（依媚之態也）正當底人此令一下人皆笑之何也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謂江南有好人有正當人者皆欺〇也何以言之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二子（疏義伯夷叔齊）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繼滅興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疏義管叔蔡叔霍叔）淮夷不叛則武庚（疏義紂之子祿父）必不死殷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上公也多士多方依依然（疏義相依而不離貌）不忘舊君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遁播臣（疏義遁亡也播遷也）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視之太平君相待亡國臣民何如此其厚也豈非殷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舒芳曰枋得宋亡十年之久猶拳拳以武王太公之興滅繼絕望仕元之故臣是其一念不能釋宋之仁豈有異於文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信於前則宋之作未必移也使疊山之志伸於後則

宋之祀未必廢也然則一生所得於道者不其有以勝天乎哉疏義『拳拳』拳與眷通漢書司馬遷傳曰眷眷拳拳忠謹之貌○熊禾曰天下之治亂係風俗之風俗之媺惡係人心三代固有道之風俗最媺每讀商書至終篇紂之將亡三人寧死寧遯寧佯狂爲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有一毫負先王之心伯夷叩馬一諫凜乎萬世君臣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不但是也當時爲商之臣若箕子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大誥洛誥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睹雖周人目之爲頑在商則不失爲義矣所謂歷三紀而後世變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且五十年矣壯者已老老者已死其逋播遺黎自是至死不二可見商家一代人心風俗猶有次第猶云歷歷俗矣疏義『班班』臚列唐人哀六國之滅者皆也妃嬪媵嬙疏義婦官也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見唐杜牧阿房宮賦至今讀者猶惻楚六國臣子無一痛心刻骨亦可謂無人矣楚懷王不過一至愚極闇之主耳播棄忠直信任姦邪送死咸陽無足哀者楚人乃憐之如悲其親戚豈不曰楚本無罪不過弱而不能自立耳楚滅矣義陵一邑悒悒於舊君者惟一心扶老攜幼肥遯疏義肥寬裕桃源後六百年兒自得之貌

孫尚不與外人相接晉太康中武陵漁人
一山行數十步行
夾土地平曠其人
世避秦亂來絶境
漁人辭去後往尋
雅註云髮落更生黃者壽考之稱無髫
漢伏湛傳曰髫髮小兒
無髮以秦皇帝之威靈蒙恬蒙毅之智勇豈
不能盡執楚人而拘之天常民彝不可泯
滅姑留此輩以勸吾忠臣義士可也豈非
楚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
以某觀之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求
好人正當人於今日尤難某江南一愚儒
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竇禍天下號爲
風漢疏義男子謂之漢風漢猶云顛子漢先生之所知也昔
歲程御史將旨招賢亦在物色中疏義綱鑑補註
云物色者畫像其人
物顏色以訪求之也既披肝瀝膽以謝之
矣朋友自大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薦
朝廷過聽遂煩旌招疏義旌招本於孟子招虞人以旌
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疏義日知錄曰
貢舉之士以有
司爲座主而自稱門生案丙辰理宗寶祐
四年也其年禮部省試初得爲夢炎所舉

故曰門生也上文所云以鄉先生誤以忠薦試中禮部高等即是也先生誤以忠實二字褒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不滿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今年六十三矣學辟穀養氣已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自先生過舉求高人秀才藝術者物色之今則又物色及某矣某斷不可應聘者其說有三老母年九十三而終殯在淺土貧不能備禮則不可大葬妻子纍纍婢以某連累死於獄者四人寄殯叢冢〔疏義〕千人坑也十一年矣旅魂飄颻豈不懷歸穹壤〔疏義〕言行錄輯釋云宋朝不尋遊魂亦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開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某在德祐時爲監司之制縣有知縣州有知州路有監司此其統轄之大綱也監司謂帥漕憲倉帥者安撫使漕者轉運使憲者提刑倉者提舉常平倉也其下又引應武之說曰祖宗以一郡之官總之太守諸郡之官總之監司而又以諸道之監司總之御史此說是也通鑑胡三省註以御史司隸及諸州刺史爲監司者說隋以前之制不可當唐宋之監

司也爲帥臣嘗握重兵當一面矣前通對高祖曰彼時臣但知有齊王韓信不知有陛下也滕公說高祖曰臣各爲其主季布爲項羽將而盡力乃其職耳項氏臣可得而盡誅耶某自丙子以後一解兵權棄官遠遁即不曾降附先生出入中書省問之故府宋朝文臣降附表即無某姓名宋朝帥臣監司寄居官員降附狀疏義徐師曾曰狀者陳也即無某姓名諸道路縣所申疏義平字通曰官府吏文之申請于上者曰申歸附人戶即無某姓名如有一千字降附天地神祇必殛之十五廟祖宗神靈必殛之甲申歲〇〇降詔赦過宥罪如有忠於所事者八年罪犯疏義犯罪囚也悉置不問某亦在恩赦放罪一人之數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四人隱于商山採芝茹之以高祖嫚士義不辱招之以高祖慢士逃不出避況羹藜含糲疏義漢書司馬遷傳曰糲粱之食藜

蘧之羹藜莧
類糲脫粟也於○○之土地乎○○之赦
某屢矣某受○○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
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爲○○之游
民也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
我爲牛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
連播臣者亦可呼我爲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逸
民者亦可爲輪爲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
隨天附予【疏義】此四句用莊子大宗師之
語約其旨趣以申明上文四
亦可之意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疏義】襄公二
傳曰楚王是故昧於一縱○○仁怨不忍
加戮某有何面目見○○乎此不可應聘
者二也某受太母太皇太后謝氏之恩亦厚矣諫
不行言不聽而不去猶願勉竭駑鈍以報
上也太母輕信二三執政之謀挈祖宗三
百年土地人民盡獻之○○無一字與封
疆之臣議可否君臣之義亦大削矣三宮
北遷乃自大都寄帛書曰吾已代監司帥

臣具姓名歸附宗廟尚可保全生靈尚可
救護三千尺童子知其必無是事矣不過紿
群臣以罷兵耳以宗社爲可存以生靈爲
可救陽紿臣民以歸附此太母之爲人君
自盡爲君之仁也按此亦爲太后諱而姑
言之耳其實太后所爲
不可爲法也知宗社不可存生靈不可救不從
太母以歸附此某爲人臣自盡爲臣之義
也初臨安既陷伯顏令程鵬飛取太皇太
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
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肯元將阿朮以太
后手詔諭揚州守將李庭芝使降庭芝登

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
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
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邪今吾與嗣君
既已臣伏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
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庭芝益力戰禦
敵城陷遂死之矣案鉉翁不署降諭檄庭
芝不受降諭詔與下文天祥對博羅當此時
社稷爲重及枋得此一節不約而一致尤
可以爲人臣法矣疏義皆署凡文案尾書
姓名曰署固圉隱公十一年左氏傳曰聊
以固吾圉也杜註云圉邊垂也○鉉翁尋
使元軍被拘北宋亡元欲官之不受爲諸
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大息
年逾八十賜予金幣皆不受卒　語曰君
行令臣行志又曰制命在君制行在臣大
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嘗告我矣

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則去某前後累奉太妃詔書並不回奏惟有繳申二王（疏義二王益王是廣王昺也繳音灼糾戾之義者誤乞回納也或讀爲音叫）生前致仕削籍爲民遯逃山林如殷之逋播臣耳聞太后上仙（疏義皇后太后之崩甲日宜仁燅高宗皇后上仙乙日上仙行營雜錄云）久矣北向長號恨不即死今日有何面目捧麥飯洒太妃之陵乎此不可應聘者三也先生特爲某陳情於管公俾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恩（疏義一本作感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與魏容齋（即魏天祐）書曰前宋通播臣〇〇遊民謝某謹致書于閣下（疏義因話錄曰古者三公開閣郡守也此古諸侯亦有閣故皆稱閣下又前輩與大官書多稱閣下劉子玄與宰相書曰足

下則閣下足下豈可僭用哉 大元制物民物一新宋室
逋臣只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
死也有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
至耳○○不妄殺一忠臣義士某豈不知
恩所以寧爲民不爲官者忠臣不事二君
烈女不更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自丙戌
程御史將旨宣〔疏義〕宣召也退朝錄云宣喚
宣之後今第五次蒙○○以禮招徠其所
以效虜人之死而不往願學柳齊之死而
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之量能
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相公
拘管〔疏義〕拘繫執也管如收管保管之管
明律云凡婦人犯罪除犯姦及死罪收禁外其餘雜犯責付本夫收管如無
夫者責付有服親屬隣里保管是也道
院日夜勞動吏卒及坊正屋主監守豈不
憂某之逃走耶某是男兒死即死耳不可
爲不義屈何必逃走相公憂慮亦大勞矣
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茲
蒙相公縲紲〔疏義〕縲黑索也紲攣也而到大都以線

經疏義正一字通曰五服輕重有衰故謂之經衰別作線非衰以麻不以絲又曰喪服有絰在首在要皆曰絰分言之則首曰絰要曰帶見留忠齋諸公且問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爲大元閉民於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爲大宋死節於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天地間某母喪未葬擾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線絰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君門疏義曲禮曰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此三者皆所謂凶服公門卽君門也

〇〇有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年書疏義言萬代不刋之書也獻陛下聽進退疏義猶云取進止也石林燕語曰進退臣僚上殿劄子末緊言取進止猶言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某書中第一義也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地名卽嘉興別名卽不食煙火疏義炊熟食也今則幷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爲臣不忠者滋蒙頒賜仰見禮士之盛心某聞之

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難某既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有鈞鞠【疏義】詩經節南山篇曰國之均鈞遍用之鈞鞠臺餽【疏義】二字本孟子自是臺無餽賤官主使令者餽以物事件【疏義】物件也正字通臺賤人也蓋指上文頒賜與人之也又名件條盡交還來使甲曰件【疏義】說文分也件俗號物數曰若干件納使【疏義】說文曰帑金帛所藏也外郎【疏義】案秦郎中令之屬有外郎疑指其外甥外孫外郎然漢以後不復聞有此官而古稱貴人子曰郎君則此之類而言之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心亦願效一得之愚【疏義】古語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今不則決不敢矣魯有公甫文伯死其母敬姜不哭宰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夫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失聲【疏義】欽定禮記疏方氏慤曰行哭者行哭之禮也閨中自殺者二【疏義】家語載敬姜之語曰好內者女死則哭之即指之也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

曰此言出於妒之口不害其爲賢妒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爲妒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其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爲妒婦矣恐徒爲天下所笑

又嘗著東山書院記曰○○天子○○○○年此上六字空本無圈點大元及年號幾字而不書者亦與前書同旨也今亦依例空之云番陽李榮庭撰書辭託張國賢彭汝翼來告謝枋得曰篤行先生趙公〔疏義〕名汝愚字子直乾道間舉進士第累官吏部侍郎紹熙間知樞密院事孝宗登遐光宗疾中外洶洶汝愚計于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寧宗新政拜右丞相辭不就未幾爲韓侂胄所構謫永州卒嘉定元年侂胄被誅追復官爵謚忠定加贈太師追封沂國公嘉熙初加封福王

定長子崇憲師之忠定從弟汝靚有東山書院雲風堂乃篤行忠定兄弟教子孫之

所題則文公筆也天下大亂汝靚之後寒
飢濱於死（疏義）齊語桓公曰夫管夷吾射
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濱與瀕
通（近）也終（不）以非道去貧書院遂爲北齋徒
（疏義）周禮六官之屬有府史胥徒鄭康成
註曰胥讀如（謂）其有才知爲（什）長徒隸
也所（有）榮庭不忍見（常）産倍（價）取之不
敢曰吾廬（設）先聖燕居堂（疏義）燕安
也息也師友
講習（疏義）周易兌卦大象傳曰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藏脩（疏義）禮記
學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注疏云
藏（謂）心常懷抱（之）學業（也）脩（謂）習（不）廢（也）
各有所規矩（如）國初四書院（疏義）案宋初
（未有四書之
名有四書之名自朱文公始則此四書院
蓋謂（之）四（書）院如所（謂）白鹿書院鵝湖書
之類者（上）而未詳其所（指）也肄業則明體適用如湖學（疏
義）宋胡瑗字翼之二十餘年是時尤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
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各
擇（下）疏通有氣局者（上）居之治事齋者人各
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遏防水利之類故天
下謂湖學多（下）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
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若（下）老於史事者由
講習有素者也熙寧二年其門人劉彝對
神宗曰臣（嘗）師瑗之問（以）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願與天下英
才共之（仲）文公之道大（下）明於斯世篤行忠
定之家學亦不絕矣子以爲何如抑得曰

大哉李君之志也亦知學之有功於天地乎古之大臣能以道覺其君民者自伊尹始能以學勉其君民者自傅說始於國家若無所輕重也君不幸而有受之暴臣不幸而有文王之聖流風遺俗猶擊天人之心者百餘年人紀不絕天地賴焉伊尹傅說之教隱然在人心者未泯也江沱漢廣之民一變爲缺舌疏義孟子曰南蠻缺舌之人集註云缺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此言戰國時文之所聲食也江沱漢廣之地爲楚國之所聲食也王召公之道化何在後九百年一夫疏義指屈平忠懷潔操以楚人之聲音而不失風雅之情性指天爲正有殞無他疏義殞殂也歿也楚亡矣義陵一邑思楚逃秦隱居桃源者六百年子孫猶不與世接召南之教離騷之義吾於此見之我孔孟立教齊魯時曰吾將以扶持三極疏義天地人也國人未必盡信也合天下精兵而不敢加一城之弦歌漢高項羽于垓下羽自殺於是楚地悉定獨魯不下高祖欲屠之至城下猶聞弦歌之聲

高祖謂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乃以魯公禮葬羽親爲發哀哭之而去懸宮爵祿（疏義）天下形穹窿爵而不能奪五百士之死義高祖已定天下爲帝齊田橫與其徒五百餘人入居海島高祖召之詣洛陽至厩置謂其客曰橫始與其客二人詣洛陽至厩置謂其客曰橫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北面事之其恥甚矣遂自頸高祖爲流涕以王禮葬之二客及餘五百人在島中者亦皆自殺（疏義）厩置史記註臣瓚曰案厩置者謂置馬以傳驛者漢高帝雄心覇氣謂一世無人聞此二事爲之駭愕爲之涕泗孔孟之教與天地爲無窮者固不止此此亦可以見其小驗矣自有天地以來儒道之不立至今日極矣李君方將求師講道爲江左諸儒倡孰不遷之然而宇宙間無此遷士天地且不立況人乎由伊傅至孔孟窮達雖不同其道皆有功於天地子知之矣枋得切有請焉今日師文公學孔孟者必自讀四書始意之誠家國天下與吾心爲一誠之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爲一夫人（疏義）衆人也能言之手指目視常在於人所不見戒謹恐懼常在於己所

獨知天下能幾人哉不心曠神怡於人所
不堪之憂疏義曠廣遠也怡悅樂也心曠神怡者謂私欲淨盡而無外物之累
理於視聽言動之隱語人曰舜之事吾可
以有爲四代禮樂吾可以自信舜與跖不
分於雞鳴之善利人與禽獸不分於晝夜
之存亡語人曰吾正人心即可成周孔吾
知性善即可爲堯舜孔孟六經之教萬世
文公四書之助孔孟所堅於天下英才者
果如是乎嗟乎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竟
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間大變
也讀四書者有愧矣雖然達而行道者有
負於孔孟學者所當戒也窮而明道者終
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

許浩曰嗚呼精忠勁節文山倡於前疊
山繼於後質其所行如出一轍扶綱常
於夷狄亂華之時振風化於宋祚傾頹
之際身雖死至今英氣凛凛猶存殺身

成仁舍生取義二公可謂能遵孔孟之訓矣

初徽宗宣和末已與金啓釁端金遂遣諸將分道入寇州縣累陷勢甚猖獗〔疏義〕暴橫縱恣之貌猶云桀驁徽宗乃傳位于太子桓〔疏義〕太子卽位尊徽宗爲道君太上皇帝是爲欽宗改元靖康尋金兵渡河道君帝出奔宰執又議請欽宗出幸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至泣拜以死邀之欽宗乃止命綱行營使綱治守禦之具不數日而畢而金兵既圍京師綱力戰禦之金知有備乃來議和謂宋若欲和當輸〔疏義〕凡以物金銀各若干萬兩〔疏義〕演繁露云若干者設數之言也干猶箇若箇猶幾何〔疏義〕也一說青藤山人路史曰若干者未定之詞數始於成於十干干字從一從十若如也謂或如一或如十凡數之未定俱可言也割中山太原河間

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李邦彥等力勸從金議乃括借都城士民金銀及倡優家財與之綱先是召對謂相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至是又言金人所需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欽宗諭綱出治兵綱退則誓書已成金幣割地等一依金言遂罷綱以謝金人金乃引兵北去京師自是上下恬然（疏義恬安也靜也）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又耿南仲等沮之而金果復入冦日逼南仲等專主和議罷勤王兵遣使請和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疏義）自如猶若謂仍舊而不變也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金兵遂復圍京城四方援兵無一人至者城遂陷金人尚宣言議和退兵欽宗聞之遂如金軍請降及還宮割兩河地以畀金而金更邀欽宗及道君帝至其軍幷廢爲庶人立宋

宰相張邦昌爲楚帝高宗即位以李綱言黜之【案】史建炎元年李綱至行在黜之尋伏誅【疏義】以議十事一曰議國是二曰議巡幸三曰議赦令四曰議臺諫五曰議臨難死節爲國大體六曰議命將七曰議守戰八曰議修德二事留中不行綱又上疏累數百言其末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豈臣帝頗以二帝及后妃感動則邦昌安置潭州

太子宗咸三千人北去李若水先使在金營至金人逼二帝令易服若水抱而哭詬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金令鐵騎十餘守視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曰吾不復顧家矣金將召問立異姓狀若水罵之爲劇賊金將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曰我爲國死職爾奈併累若輩何又罵不絕口監軍椓破其齒唇嗾血罵愈切以及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復使宋齊愈書張邦昌邦昌三字示之衆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置軍中紿之曰孫傅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傅同死叔夜曰世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尋金以二帝及叔夜等北去叔夜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嘆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白溝則宋與北狄分界之處【疏義】嘆然】視遼貊白溝】在涿州新城縣南四十里亦名

臣馬河而徽宗第九子康王構留在濟州副元帥宋澤謂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太王在濟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王遂登壇慟哭遥謝二帝即位于南京改元建炎是爲高宗首召李綱爲相綱至奏天命未改陛下爲天下所推戴內脩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臣且首議國是〔疏義〕後漢書桓譚傳云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字始見于此品字箋云國是舉國之所公是也

曰自古東狄之禍中國未有若靖康之甚者陛下入繼大統紹國論之所從窮恐猶以和議爲然豈非以二聖沈於虜廷議者必將謂非和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請以古人之事明之昔漢高祖與項羽戰太公爲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戰彌勵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也晉惠公爲秦所執呂郤謀立子圉以請國人曰失君有君庶有

益乎秦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以和議爲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將不測予之則所求無厭雖二聖之禍且將日割天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臣竊以爲過矣爲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振天聲〔疏義〕班固燕然銘云振大漢之天聲今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此即是本文三字藍本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讎〔疏義〕禮記曲禮曰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周禮地官曰國君之讎眠父師長之讎眠兄弟以雪振古所無之恥〔疏義〕雪拭也家語以忝雪雪足皆以淨爲義詩經載芟曰振古如茲朱傳云振極也彼知中國如此二聖保萬壽之休〔疏義〕保全也萬壽猶萬年人臣祝其君之辭大雅江漢所謂天子萬壽是也休慶也而鑾輿有可還之理〔疏義〕說文曰人君乘車四馬鑣銜鑾鈴象鸞鳥聲動則鸞鳴以應行節故謂之鑾輿下文鸞駕亦同古語曰願與諸君

定國是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致有
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
乎綱既相以脩政攘夷爲己任朝綱兵防
皆既振整而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和議退
避沮之高宗惑之而綱卒去位矣宗澤在
襄陽也聞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
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
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
終至二帝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
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
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指揮云不得騰
播〔疏義〕騰傳寫也播布揚也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
解是褫天下忠義之心而自絕其民也臣
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
矣及開封尹闕開封卽宋都東京所在綱言綏復舊
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
時敵騎留屯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盜賊
縱橫人情洶洶〔疏義〕洶通恟綱鑑補晉孝武紀曰人情恟恟註云驚

恐之貌澤威望素著（疏義）素平昔也盜賊屏息（疏義）屏藏也息止也猶云匿影斂跡唐李頻傳豪猾大驚屏息奉法是讀息字如論語屏氣似不息者之息與此意較異因憂出師以挫敵上疏言將士農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陰與金人爲地爾（疏義）與爲也秦策或與魏畧遂養爲子與娶婦生子占便宜也下文與賊虜爲他日之畫即是意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疏義）說文云僞非天真也張邦昌爲楚故曰僞楚也至開封金人所立國號楚故曰僞楚也澤拘其人乞斬之詔延置別館澤又奏曰我國家承平二百年（疏義）承平者言世下恬嬉安然而游戲也度日率以斂迹避曲辱不恥（疏義）曲辱猶屈辱也爲智爲勇萬一有慷慨既論列則掩耳不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茲無他大抵只欲助賊張皇聲勢（疏義）張皇張大也直爲（疏義）爲讀如字管到與賊虜（疏義）籍與惜通直（疏義）文簡文鈔作宜是也業更不當顧籍（疏義）籍直（疏義）文簡文鈔作宜是也兩手分付與賊虜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

甚也臣每思念涕泗（疏義曰涕泗出曰泗交下曰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淵聖皇帝（高宗即位上信此號欽宗云）邪諜候蓄縮畏避者不敢略有拒抗語但詭譎爲誠實包藏爲智謀緘默爲沈鷙（疏義天子出曰蒙塵后妃親王與無本謂之蒙塵）致二聖蒙塵幸之人流離北去陛下入繼大統即將前主和者竄之嶺外（疏義指耿南仲史云高宗即位以主和誤國罷）竄耿南仲竄放也自後復聽姦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爲退走計試一思之初陟位何故以講和爲非逐當時議臣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姦邪與賊虜爲他日之畫棄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比賊虜假作使僞楚來覘我虛實臣收其人置之牢獄庶激軍民懷寇之心仰贊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却令遷置優加待遇臣奉此詔命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爲於賊虜情欵如此之厚而於我

國家訏謨（疏義）詩經抑曰訏謨定命朱傳云訏大謨謀也如此之
薄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鸞翥
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跨商周
而越漢唐矣臣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
太宋興衰治亂之機也不用縱遣虜使而
決意東南幸楊州金聞之大舉兵入寇犯
東京澤擊敗之遂決大舉之計諸將皆掩
泣聽命澤復上疏請還京曰陛下不早回
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且言祖宗基業可惜
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
陵寢（疏義）綱鑑易知錄唐太宗紀註云古
者宗廟前制寢秦始出寢起下
於墓側則此所謂陵寢者乃是陵上之寢
而天子祭墓之處若夫陵廟則謂山陵與
宗廟與陵寢似而異爲賊所占（疏義）正字通曰占擅
據也今謂之侵占
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疏義）荆楚歲
後一百五日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案開
元二十年勅士庶家許寒食上墓拜掃柳
宗元書亦曰近世禮重拜掃今已罷者四
年每遇寒食則北面長跪以首頻扣地則寒
食祭享起於唐代可知矣望陛下汨萬民敵愾之氣
（疏義）文公四年左氏傳曰諸侯敵王所
以禦而獻其功杜註云敵當也愾恨也怒也而

循東晉既覆之轍（疏義）晉懷愍二帝相繼遇害元帝闇弱偏安江左而無出師執後讎之舉晉室終于不振矣是所謂既覆之轍也澤引而爲言雖以高宗之柔懦宜爲激討賊而不能有爲則其子孫孱弱至於覆滅世傳以爲東晉之續不亦宜乎

奏每爲黃汪所抑憂憤卒　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澤已死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於是金兵日急而高宗更以潛善伯彥爲相遣使乞和不已

遣使致書于虜將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地此所以認認然惟冀奉書頻削而故已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上下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金人不答（疏義）認認然貌（疏義）奔播狼狽之間後漢書儒林傳曰狼狽之命案狼狽共獸名也狼狽屬正字通曰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狽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狽不立狽無狼不行相離則不能進退故世言事乖者謂之狼狽相附而行離則顛故猝遽謂之狼狽諸京及建康臨安相繼淪陷而高宗遂航于海金人乃焚掠臨安北去以宋叛臣劉豫

爲齊帝悉以所取河南陝西之地封之且
以秦檜先隨二帝在北首唱和議陰縱之
還以撓宋謀（疏義）撓擾也又亂也而高宗得檜喜而
不寐遂得濟其姦計而異日之禍自此始
矣趙子砥嘗使金歸言金人講和以用兵
我國欽兵以待和譬人畏虎以肉餧之
食盡終于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
以制虎矣顧克曰金以和愚宋檜以和愚
帝帝以和自愚會使者王倫在金久困思歸乃亦
宗用張浚趙鼎之言自將禦之命浚視師
江上將士勇氣十倍金人引還於是李綱
又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
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
原未復爲可恥大槩近年間暇則以和議
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
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國勢益弱職此
之由（疏義）職主也又專也今親臨大敵使北軍潛師
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
効孰可見矣古者敵國善隣（疏義）敵國者與我相匹之

國也孟子曰敵國不相征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遺
使何可假道于僭偽之國而自取辱此古
人之所謂幾何〔疏義〕二字用倒裝法言其少也僥倖而不
喪人之國者也高宗褒諭之而未幾又遣
何難使金中書舍人胡寅上疏曰女眞乃
陛下之大讎也自建炎至紹興甲辰辭厚禮
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
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因講和而息兵
者誰歟夫女眞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
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
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
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
矣何爲後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爲是豈有
脩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
也適觀何難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
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終不能用更遣王倫
來覆數回以請和求地而遂以秦檜爲相
焉會劉豫再寇大敗金因執豫廢之岳飛

韓世忠奏乘機北討以取中原亦不報而
使倫首謝廢豫紹興八年戊午金乃以其
臣張通古爲汴南詔諭使令與倫來言許
歸廢齊河南陝西之地於是朝論籍籍（疏義）
漢書江都王傳曰國中口語謔籍籍顏師古曰
謔貽之意禮部侍郎兼
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
論之不聽遂請罷檜以温言慰之曰主上
虚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
義高爵厚禄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

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疏義）日知録曰
國爲本朝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彊兵
富國尊主庇民（疏義）庇奈何自卑辱至此
非開所敢聞也復引古諺折之檜大怒曰
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然猶慮君言詔
在朝侍從（疏義）朝野類要曰侍從翰林學
士給事中六尚書侍郎是也
臺諫（疏義）宋御史臺得
兼諫職故曰臺諫條奏和好得失於
是開與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
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方廸實胡理朱松

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許忻趙
雍皆極言不可和韓世忠四上疏言不可
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李
綱亦上疏言朝廷遣王倫往返屢矣今者
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不著國號而曰江南
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宋有天下
幾二百年炎運疏義宋以火德有中微賴
天下故曰炎運疏義賴之爲訓其本義則怙也故雖轉而
爲幸之義而仍帶怙之意與僥幸之幸迥
相逕庭前漢書杜業傳曰昔諸呂欲危劉
氏賴有高祖遺臣是亦可以見其義矣

陛下入繼大統爲臣民萬物之主紀于
茲矣疏義十二年曰紀至紹興八年恰十二年矣　敵人乃
敢命名如此皆吾不能自治自強偷安朝
夕疏義唐陸贄傳曰引曰偷安晉傳玄歌曰偷安樂目前案偷安即苟安也但非
其所當安而苟安則是其所安之日猶
盜之竊偷非吾有者也故曰之偷安耳群
臣誤陛下之所致也傳曰名其爲賊敵乃
可服疏義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之語見于漢書高帝本紀欲正仇
讎之名以張怀復之本正在此時而虜使
荐至乃建詔諭之號公肆陵侮不知將何

以應之今土宇猶半天下民心戴宋不忘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民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夕之命哉陛下縱自輕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後世史冊何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疏義）文選宋王褒高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李善註云寒心謂戰慄也傳引之以明不可失之時音衛燮乾也時乎時不再來臣言可採陛下斷而行之以爲害於今日之至計願先斧鉞之戮以懲妄發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國家事勢至此死何足惜今使事方亟所係國體非獨安危而已疏入不省

朱子曰天下之義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以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綱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以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不可謂一世之偉人哉又序其奏議後曰使綱之言用於宜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

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讎天之雙其已久矣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滋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昔晉通毎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疏義〕旋軫義旋軫車後橫木也旋軫猶云回鑾汛掃汛思晉反說文灑也廣韻所賣反義同樞密院編修官胡銓抗疏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疏義〕史記高祖紀註晉灼曰賴利也於家也或曰江湖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猾爲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咋罵〔疏義〕切齒猶齚齒以齒怒也咋罵者且咋且罵也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翻然改慮捽而縛之〔疏義〕捽持頭髮也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効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屈

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疏義盛也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又正也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梓宮謂殯也時徽宗及其后鄭氏相繼卒于金疏義綱鑑補註云梓宮者天子之喪以梓木爲親身棺也風俗通曰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死因以爲名也可還太后高宗即位尊母韋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疏義綱鑑補註云三年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誘之如以食飲之令其啗食耳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釜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

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
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
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
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
爲痛哭流涕長大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
道〔疏義〕案通鑑寧要高宗紀建炎元年冬
十月帝如揚州三年春正月帝在揚州
二月金粘沒喝陷天長軍帝奔鎮江遂如
杭州夏四月如江寧〔疏義〕建康府江寧縣至
六月金
兀术大舉入寇秋閏八月帝如臨安〔疏義〕杭州
臨安府
避之九月金人陷南京冬十月帝至臨安
留七日復如越州〔疏義〕紹興府十一月兀术渡江
入建康帝奔明州〔疏義〕慶元府十二月兀术陷臨
安遣兵渡浙江帝航于海四年春正月
金人陷明州遂襲帝帝於海帝奔溫州二月
兀术引兵北還夏四月帝還越州〔疏義〕上文奔
播狼狽之間諸京及建康臨安相繼淪陷
而高宗遂航于海金人乃焚掠臨安北去蓋亦
指此時也危如纍卵當
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
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疏義〕猶強
梁也偽豫入寇固嘗敗之于襄陽〔疏義〕按史
夏五月以岳飛兼
楊太與劉豫通欲
紹興四年
陽又欲自江西陸
爲之備飛奏襄陽
行趨浙與大會帝命飛
等六郡〔疏義〕鄧隨郢唐
州
復中原基本今當先
以除心腹之病然後加兵湖湘以

殄群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此命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踰月賊破成而復六郡襄漢悉平敗之于淮上〔疏義〕案史紹興四年冬十月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于淮而還時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詔命世忠以餉守備圖進取世忠感激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濟師親提騎兵當敵騎軍次大儀五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勒五陣設伏三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孛董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掎不野等二百餘人馬俱斃遂掎掎不野等二兵四起奮擊人人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衆捷聞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敗之於渦口〔疏義〕案綱目紹興六年冬十月劉豫劉猊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之于淮陵磨至南壽春而還分兵由柴荊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則所謂敗之於渦口蓋指敗之於淮陰此又案渦水出淮陽〔疏義〕閻綱目續編及綱鑑補易知録擊要等諸書所記除書建炎三年十一月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于淮陰外不復有與金齊戰于淮陰者然建炎三年十一月方帝間關海道之時且其事在戰於襄陽上渦口之前五七年以前後之序論之亦不宜次于此則蓋考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固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疏義〕漢書匈奴傳曰匈奴父子

同穹廬臥註顏師古曰穹廬
氈帷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三軍之士不
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
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
也秦圍趙趙甚急魏遣新垣衍于趙欲令尊
秦爲帝時魯仲連在趙聞之乃見衍責
之曰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則
肆然爲帝而施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
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於是衍不敢復
言帝秦秦將聞之却軍而去疏義上首功
秦法斬首多者爲上功故云上首功之國今內而百官外而軍
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疏義
正字通曰洶洶水勢通匈喧擾也陛下不聞正恐
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
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
以腹心大臣而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
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卽
敬瑭事見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
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
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建
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疏義僉者衆是
蓋畏天下議己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

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疏義〕傳附通牽合曰傳會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疏義〕唐盧懷慎與姚崇同爲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伴食字本於此蓋貫貽謀錄云五代日尋千戈其軍卒尤敢鬬凡軍頭非有戰功皆號伴飯指揮蓋亦此類也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其尚能折衝禦侮耶〔疏義〕家語曰折衝千里之外綱鑑易知錄唐太宗紀註云折衝者所以折兵衝也詩經集傳曰禦侮臣折衝曰禦侮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疏義〕區區小貌願斷三人頭

竿之蒙街（疏義竿謂懸頭竿抄所謂梟也案史漢元帝建昭三年甘延壽陳湯襲擊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上奏請懸其首蒙街蠻夷邸之間註云蒙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若今之鴻臚館）然後置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擡大怒除銓名編管（疏義史學指南曰宋法不文面而流者謂之編管案編管猶編竄言止編次齊民之間以管攝之不得任意他後可復收用也昭州既又改賀州廣州都鹽倉遂編管新州銓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古錄木傳之金人慕之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其議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賀云屈膝講和知廟堂儻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為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贈之詩有庭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之句上師古廷珪坐流遠州剛中亦謫死（疏義）願請尚方之劍（尚方掌天子服御之官也漢成帝元延元年冬十二月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尚方斬馬劍斬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聊乘下澤之車後漢馬援交趾官屬書乘下澤車御款段馬註云行澤之車短轂取其利也）遂定和議使倫交割地界得河南陝西之地而未幾金以歸地為非計執

倫分道入冠復陷所得州郡遠近震恐而
諸將盡力禦之劉錡大敗金元帥兀术於
順昌（疏義）案史紹興十年夏六月劉錡將赴東京帥所部兵四萬人至渦口聞
金人敗盟南下舍舟陸行急趨至順昌知
有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
君共守規曰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
錡議斂兵入城爲
金兵遂圍城錡夜遣二千餘人擊之殺敵頗
衆既而金烏祿以兵三萬來薄城錡用破
敵弓翼以神臂弩射却之復以步兵邀擊
溺河死者不可勝計金兵乃移屯于李村二
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砍其營是夕天
欲雨電光四起見辨髮者輒殺之電止則
匿不動敵衆大亂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
兵老婆湾兀术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御

十萬衆來援錡遣耿訓約戰兀术怒曰以
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蹴倒耳訓曰大尉
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俘
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果爲五浮橋于
潁河上置毒潁上流及草中時大暑敵遠
來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錡士氣閒暇
軍皆番休方暑者氣清凉按兵不動逮未申
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接戰敵大
敗兀术拔營去棄屍斃馬血肉枕藉韓世
忠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术遂還汴

忠等亦復諸州而岳飛所至皆捷遂追兀
术至朱仙鎮大破之（疏義）案史紹興十年
于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
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諸帥欵併力一
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自出挑戰且
罵之兀术怒合龍帀大王蓋天大王及韓

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术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术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金二千人再興死之獲屍焚焉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术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术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术墐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大行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洺磁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术對壘而陣遣背嵬騎五百奮擊大敗之兀术還汴遣使脩治諸陵中原大震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飛方指日渡河而檜更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乃奪諸將兵權乞連詔還飛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

疏義案牌者凡傳詔命者所執以爲信牌也牌之品非一其用各異則不得無號所謂金字牌意者當時以五行若八音等之字爲號而今遺使於軍中則關於金革

之事矣故用金字號者也乃憤悵「疏義」憤發怒也悵慷慨也泣下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引兵還檜遂矯詔殺飛矣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優與重賞卒無應者遂矯詔召飛及子雲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檜命其黨鞫之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終無罪狀可驗檜乃矯殺飛父子矣「疏義」舊涅奴隸結交黑涂也○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之時邪却不受每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上疏至有唯手撚雲天地尚令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終誓以殉之語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太臣而忍面欺其主邪高宗欲爲營第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其屋餓死不卹凶荒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不以人百破群盜五十萬衆其戰亢木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將紓制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好賢禮士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其死也金人酌酒相賀焉「疏義」宵旰「宵」夜也旰晚也天子憂勤當宋明求衣日昃而食宵旰蓋從省呼也「誓首」下拜首至地也「鹵掠」鹵人財物也「恂恂」增韻溫恭貌於是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而宋更遣使通問稟

議于金〔疏義〕受命曰禀也以求和和議成高宗乃奉表稱臣於金割地增幣唯金人所欲以畀之疆其誓表畧曰臣構言今來畫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牛皇帝生辰並正旦遣使稱賀不絶歲貢銀絹幾萬兩匹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民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詔旨庶使弊邑永爲屏翰陳仁錫曰古今奇辱千古無恥喪心當以宋高宗爲第一矣〔疏義〕奇辱奇居宜反不偶合也奇辱謂古今無雙之大恥金遂使人以衮冕來冊〔疏義〕冊與策同王言也高宗矣周禮曰足上首下至是極矣張時泰曰胡詮之和好成加檜大師封鎖國公又賜檜第及銀絹等親幸其第加檜妻兩國夫人其子婦及孫等皆除顯官周禮曰高宗知有秦檜而不知有宗社也豈不深可愧乎繼而金完顏亮〔疏義〕完顏姓也復敗盟南侵焉殿司軍士施全方檜趨朝挾刃於道遮擒肩輿刺之不中捕送大理親鞫之問曰你是心風麽否全曰我不是心風莫是要去殺虜人虜人我便要殺你矣遂磔於市〔疏義〕大理治獄之官也春秋元命苞曰克爲天子得臯陶聘爲大理磔於市磔者張其尸也○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誤國怠讐斁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其勢漸不可制張扶請擒衆金根車呂憲中獻秦城王氣詩其終也高宗進封其爵建康郡王而其夕檜死高宗乃謂揚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疏義〕金根車後漢書輿服志曰殷

建康夏四月張俊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五月顯忠復靈壁遂會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進克宿州金孛撤復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顯忠率所部力戰却之宏淵恥前功不自出因排兵不出且顧衆曰此盛夏搖扇于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中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鬬志諸將各遁顯忠知勢不可孤立歎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時秦檜已死而湯思退檜黨也因檜致身所爲多效于檜檜死久所効黜至符離之敗孝宗亦議和乃復用思退爲相金人復以書來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中原人陷於番

瑞山車金根之色註云殷曰乘根秦曰金根傳玄乘輿馬賦註曰金根以金爲飾高宗傳位太子昚疏義昚古慎字是爲孝宗孝宗即位銳意恢復手書召張浚浚力陳和議之非勸堅意以圖恢復時完顏亮已爲其下所殺金主雍立明年隆興元年癸未又以十萬衆屯河南以書來求海泗唐鄧等之地及歲幣欲凡事一依故約不然會兵相見孝宗遂命浚伐金而諸將不協師潰于符離疏義案史隆興元年春正月以張浚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

而後復歸中原謂之歸正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
思退急于求和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
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
可許（疏義）款叩也言將見我所以應以察其虛實也綱鑑易知錄孝宗紀註曰緩也恐非是六害又言許和則忘祖宗之
未詳何所指也
雙棄四州（疏義）指海泗唐鄧則失中原之心遺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思退遂奏以王之望
充金國通問使許割棄四州張浚上疏力
辨其失曰秦檜之太罪未正於朝致使其
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太事者以人心爲本
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中
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爲陛下
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
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
之不聽復詔侍從臺諫集議和金得失群
臣多欲從金人所請浚及虞允文閻安中
力爭以爲不可與和胡詮時爲起居郎又
上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

遷自何桌主和金兵陷汴京欽宗使桌請出郊欽宗以上皇表請降桌喜和議成桌還言金人欲邀上皇驚憂而疾親往金軍奉終一日金再邀欽宗至營欽宗有難色桌以爲無虞勸行閤門舍人吳革曰天子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隨虜計桌不聽金遂執二帝北去○及金立邦昌革恥屈節異姓先殺妻子焚所居舉維揚失守〔疏義〕案史建炎三年而死

春二月金粘沒喝甲衆騎馳於瓜州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十人相顧舍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太常少卿李陵奉太廟神主以行出城人追之亡太祖神主于道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亟取神主以行出城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疏義〕變變故也案史金主亮完顏亮之變

奉使中俾寫臨安之屏而圖已之像策馬於吳山絶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辛已紹興三十一年秋九月遂大舉入寇兵六十萬號百萬連陷淮西諸郡報至中外大震有浮海避敵之議既而亮聞有內變又聞舟師由海道來者已爲李寶所焚而荆鄂諸軍自上流而下急甚乃回楊州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軍士危懼欲亡歸詰旦都統制耶律元宜帥諸將以衆薄亮營遂殺之軍皆還臨安幸得免被兵自秦檜主和議者

乃曰外雖和而内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
國之言也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
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
國以邀美名宗祖太事豈同戲劇疏義劇
正字通曰今俗演傳奇曰劇亦戲也
孝宗意遂定時金方屯重兵爲虛聲脇和有
刻日決戰之語浚復視師江淮金人亟撤兵歸而思退諷其黨論
浚浚八上疏乞致仕孝宗卒罷浚而決棄
地求和之議矣浚既去猶上疏言姦邪必勸事之爲上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
吾荷兩朝厚恩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周浚當
即日就道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
付二子栻枸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
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數日
而卒朱子曰浚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狩
誓不與虜俱存委質艱難之際挺然以身
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夫
往往唱爲和說夷狄制命率獸逼人莫知
其爲大變浚獨毅然必欲正人心雪雠恥
卒就其志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
之人曉然復知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而得其秉彝之
正則其功烈之盛亦豈可勝言哉疏義北
狩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河陽後世
史氏有所諱而書狩者皆本於此委質委

致也質讀如字委質猶云委身致其一身一說委置也質通贄孟子傳質是也前說近是

『挺然』挺拔也超拔也身於衆中奮前不顧也『罹憂』罹憂也言拔身於衆中奮前不顧也『百罹』詩經鬼爰曰逢此百罹朱傳云罹憂也

於是思退奏遣魏杞如金銓復議曰

自靖康迄今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

肉食鄙夫 疏義 莊公十年左氏傳曹劌曰肉食者鄙杜註云肉食在位者

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側聞虜人嫚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見禮曲 楚子 疏義 莊王 問鼎義士之所深恥楚子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滿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獻納二字富弼使至契丹契丹以死爭之宋仁宗時富弼使至契丹契丹曰南朝遺我歲幣其辭當曰獻弼不可不可契丹曰然則爲納字弼亦不可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使人與弼偕來議獻納二字弼言仁宗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今臣子欲君父屈己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臣恐再

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壁銜壁不已必至輿櫬銜壁輿櫬皆國亡君臣縛故衘之櫬棺也將受死（疏義）銜壁輿櫬共出于傳公六年及昭公四年左氏傳原註以壁以下註其杜註也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晉懷帝降漢劉聰聰宴群臣使懷帝著青衣行酒遂遇害然後爲快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得乎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遂遣杞以成和焉自是以後累世權姦踵用國體益削弱至理宗朝蒙古元舊名又强熾來議伐金宋遂與之攻滅金而蒙古復南侵不已（周禮曰宋金世讐理宜報伐然借力於虜以伐之此又無取焉張時泰曰蒙古來議攻金者即晉人假道以愚虜人之謂也）汴宋恊力金人以亡遼而汴宋又爲金人所得南宋恊力蒙古以亡金而南宋終爲蒙古所有宋方疆彌盛而卒獻國降之至景炎祥興（疏義景炎端宗年號祥興帝昺年號）以區區孱幼猶得延數年國紓於南澨者抑文天祥張世傑諸人忠舊戰禦之力也○初癸未年（疏義）癸未年孝

宗卽位改元隆興朱子應召至行宮疏義行宮卽行營指臨安朱子行狀註云入對垂拱殿奏言今日之論國計者大槩有三曰戰曰守曰和而已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中又各有兩端焉蓋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而主其計者亦以爲屈己愛民蓄力觀釁疏義史記孔子世家曰折衷於夫子註云折斷也衷當也漢書師丹傳曰上所折中定疑註云取其言以斷事之中而定所疑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騖於利害之末流故也故臣嘗謂人主之學當以勝其眩此其所以然者由不折衷疏義史記孔子世家曰折衷於夫子註云折斷也衷當也漢書師丹傳曰上所折中定疑註云取其奪於寘寘之中談者各飾其私而聽者不明理爲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請復指其實而明之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

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也國家之與北虜乃陵廟之深讐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然則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陛下既有意於必爲矣間者不知何人輒復唱爲邪議以熒惑聖聽疏義熒疑惑也莊子至遣朝臣持書以復虜帥而爲講和之計臣恨陛下於所不當爲者不能必止而重失此舉也夫子爲政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而民無所措其手足今乃欲舍復讐之名而以講好爲觀釁緩師之計蓋不惟使士

下離心中外解體緩急之間無以應敵而
吾之君臣上下所爲夙興夜寐以脩自治
之政者亦將因循隨弛（疏義）因循謂仍舊貫而無所作爲隨
與墮通吐火反弓解也今轉爲頹廢不舉之義（文本）而不復
振矣且自宣和靖康以來請和之效亦可
槩見而小人所以好爲是說者蓋惟君子
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
特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
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憚
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
是其所以專爲講和之說者特以便其私
耳而謀國者過而聽焉豈不誤哉願陛下
姑置利害交至之說而以窮理爲先於仁
義之道三綱之本少加意焉亟罷講和之
議大明黜陟以示天下使知復讐雪恥之
本意未嘗少衰以必復中原必滅胡虜爲
期而後已雖其成敗利鈍不可逆睹而吾
於君臣父子之間既已無憾則其賢於屈

辱而苟存固已遠矣願陛下以此處心以
此立志則仁義之道明於上而忠孝之俗
成於下天地之和氣自當忻合無間而東
狄禽獸亦將不得久肆其毒則何事之不
可成何功之不可立哉尋除武學博士待
次〔疏義〕案待次卽待闕也猶漢曰待詔但
彼以才伎召未有正官此雖已有正官
未卽就職耳拜命遂歸乾道元年乙酉趣就職
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五月請祠以歸〔疏義〕
案祠謂方嶽神廟之類請祠者自請主管之也朝野類要曰舊制有三京分司之官乃退閒之祿也神廟置宮觀之職以代之取漢之祠官祝鬯之義雖曰提舉主管某宮觀實不往供職□衆爲辭降旨必曰依所乞差某處宮觀任便居住案年譜朱子此時請監南嶽廟以歸六月著戊午讜議序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
所謂民彝也〔疏義〕天經地義出于孝經民彝本于詩經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
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
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
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

之故則夫爲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爲之必報其讐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疏義此二句出于禮記曲禮〕凡喪人或疑以爲非經意然周禮地官曰國君之讐則朱子之言固據矣〔疏義此四字亦曲禮文說文云苫編茅也廣韻云凶服者以爲寢席干盾也儀禮喪服曰凡喪枕由左氏傳稱晏桓子之喪晏嬰枕草而今則居父母之仇方將鬬故枕干也不與共天下也而爲之說者曰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讐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兼萬世無疆之紹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讐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爲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益堅至于紹興之初賢才並用

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廷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疏義）頑鈍無恥四字出於前漢書賈誼傳但彼鈍作頓蓋古字通也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疏義）二句晉州綽對齊莊公中語出襄公二十一年左氏傳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天子祖母稱韋太后也藉口（疏義）藉薦也（疏義）藉攘却衆謀榮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黨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疏義）史記五帝本紀

太史公曰薦紳先生難之劉伶酒德頌云
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蓋薦搢紳共遍李奇
曰搢插也紳大帶也謂插笏於紳也士大夫狃
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
功無後患顧以亡讐忍辱爲事理之當然
主議者慕爲檜遊談者慕其徒下雄唱之
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
讐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詮而
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
爲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

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讐人役之
歎者疏義案宋自高宗以來偏安江南即古楚之地也蘇秦嘗說楚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地方六千餘里蓋借之以言江南猶有可以爲之資爲讐人之役者謂高宗稱臣於金金割地等之事唯其命之爲聽也但當時歎之者未詳其爲誰姑闕之一且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
疏義惘然惛迷貌一說無知意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
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
贖者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

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
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
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紀繫而上之人
亦無所憑藉以爲安〔疏義〕憑藉猶依賴斯乃有識
之士所爲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
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
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
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
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
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
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爲勝
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
六軍〔疏義〕周禮夏官曰王六軍萬姓之爲多耶今六軍
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
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
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
雖當頹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
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

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隳之萬事〔疏義〕隳墮古通用許規反傾圮也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彊之勢也今南北再懼中外無事遷愚左見〔疏義〕手足便右以左爲僻故策不適事宜曰左計所云左見蓋亦此類猶所言僻見也所謂萬世必報之讐者固已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履所叙次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槩如此〔疏義〕郭璞曰梗槩大畧也以發明元履所爲叙次之意拜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儻有取焉

〔疏義〕畢終極無餘之謂也願忠之誠謀國者儻有取焉〔疏義〕史記多用儻字伯夷傳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註云未定之辭韓信傳恐其儻不就註云或然之辭可見比若字意較重則猶足以裨廟謀之萬一〔疏義〕文中子曰山澤有廊廟之志註云國事先謀于廊廟之所故圖議國事謂之廟謀也而非區區所敢望也

自古國家敗亡其失莫甚乎講和而以

和致亡未有若趙宋之乖者矣實萬世之殷鑒也因略陳其本末幷採當時平議尤爲的確者如右而以戊午讜議序之結之

靖康之難朱弁家碎賊手南歸時高宗卽位議遣使問兩宮安否而見太夫無敢行者弁聞之慨然攘袂而起〔疏義〕後漢書岑彭傳攘袂而正讓註云攘臂也與左氏傳楚子投袂而起辭類而義異不可混撫膺太息卽日奮身自獻闕下乃充通問副使弁卽日與使者王倫直犯兵鋒以行虜就館雲中以兵守之久之金將議當遣一人受書而還欲弁與倫探籌以決去留弁正色曰此市道之所爲耳吾來固自分必死豈今日乃覬幸於先歸者哉願使長亟受書歸報天子使吾君得以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方外〔疏義〕謂方疆外猶生之年也於是倫行有日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旣還

朝無所事此願留見授使某不幸一有意
外之辱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便解以授
弁受而懷之臥起未嘗不與俱也是時劉
豫盜據京邑虜迫弁仕豫且詛〔疏義〕詛思
聿反誘咏
也曰此南歸之漸也弁曰吾受命而北不
受命而南且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
忍北面臣之哉吾有死耳不願歸之虜怒
絶其餼遺〔疏義〕餼餽飽也遺集一匀餽也周
禮遺人註謂以物有所贈遺也
以困之弁反從中固拒驛門忍飢待盡誓

不爲屈虜亦感動致禮如故後復迫換虜
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則從
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換其官哉吾官
受之本朝今日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
君也又以書告訣於後使者洪皓曰殺行
人亦非細事吾曹不幸遭之亦命也命出
於天其可逃哉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一日
具酒食召弁雲中被虜士夫常所與往來者
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地一旦畢

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且識其上曰有
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淚
緣睫〔疏義〕緣循也睫目邊毛名揷於眶也　不能仰視弁
獨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分諸君何悲
也虜知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矣其後倫復
使金歸以弁奉送徽宗皇帝太行文〔疏義〕正字
通曰天子崩曰大行辜昭曰大行者不反
之辭風俗通曰天子新崩未有諡號故總
其名曰大行皇帝也　虞高宗其詞有曰臣等猥以凡
行被兩露於當年絶黨殊隣犯風霜於將老
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數馬角之
未生〔疏義〕竟拳龍髯而莫逮淚灑永天之
旄盡落〕藉武故事詳于正氣
歌註下文雪窖亦同〕口中之舌徒存張儀
嘗游楚爲楚相所辱其妻曰嘻子如讀書
游說安得此辱乎儀曰視吾舌尚在否妻
曰舌在也儀曰足矣〕歎馬角之未生燕太
子丹質於秦言烏頭白馬生角乃得歸〕拳
龍髯而莫逮〕黃帝鑄鼎成有龍無胡髯下
迎帝騎龍上天小臣不得上而持龍髯拔
天〕文選江文通詩聲教燭永天註云永天
北極也○案程敏政新安文獻志載此爲全文約和已定弁乃歸
既至見高宗曰臣聞人之難得者時也事
之不可失者幾也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
動有變宜鑒未兆且述北方所見聞忠臣

義士死節事狀以進請加褒錄以勸來者
而秦檜方以講和爲功惡弁言虜情悟上
意尼其進用遂卒于微官朱子曰國家養
士大夫者不爲不厚政宜以來公卿大臣
荷國寵榮殊異優渥又有非前日比者一
且狂圖誤國招禍使君父蒙塵越在沙漠
苦寒無人之地而一時遺臣賣國降虜之
餘接迹於朝覩然相視乃無一人肯奔問
官守者弁以草野諸生顧獨奮然出捐軀
命以嘗不測之虜而守死不屈至于十有
六年之久卒不汙虜僞官爵竟得復持漢
節歸其忠義大節雖竹帛所書丹青所畫
無以過之還朝所建不欲朝廷遂以目前
所就爲安而必期有以致中興於異日者
此其忠慮之深又與一時貪天之功以爲
己力而遂安沱以至於忘讐而辱國
者蓋萬萬不侔矣不幸厄於權臣使不獲
申其志以死豈非天哉疏義政宜政和
宣和共徽宗年號覩然面視人之貌
弁使之明年復遣洪皓時所在盜梗皓艱
難百端得達太原留幾十年及至雲中虜
迫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
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
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倫生狗鼠間願就鼎
鑊無悔虜怒將殺之旁士曰此眞忠臣也
爲皓跪請遂流遐冷山流遍猶編竄也會

徽宗卒于金皓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丁奉曰此文史氏不錄其詞激烈聞者爲揮淚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餘家金陳王谷神聚落也〔疏義〕落居也人之所聚居故謂之聚落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麤布嘗太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疏義〕矢與屎同糞也煨熟食之或獻取蜀策谷神持以問皓皓力折之谷神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復辨之谷神怒曰汝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邪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隧淵爲辭可也谷神義之而止皓屢因謀者密奏敵情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紫中歸達于高宗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人持歸高宗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于金者皓盡力拯救之留金十五年

而還高宗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皓退見秦檜論檜所爲示無中原意忤檜遂出知外州卒皓久在北爲金人所敬既歸金人至必問皓爲何官居何地不幸爲檜所忌不死於敵國而死于讒慝聞者悼之

金撻懶命之拜邵曰皆南北朝從臣無拜禮且以書抵之言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天未厭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送之密州囚于祚山砦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勵豫怒械置于獄知邵不屈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又徙之會寧府距燕三千里邵在金亦凡十五年而與弁皓同歸矣

右三人使金雖有先後而其還也同時而又皆以全節復命可謂使臣標儀盛事矣

寧宗開禧二年以宗室太祖十世孫均爲

高虞道二諸王

沂王嗣沂王孝宗孫魏憲獻王之子賜名貴和嘉定十四年寧宗以無子國本未立遂立貴和爲皇子更名竑時丞相史彌遠陰招太祖子燕懿王德昭之後與莒擬爲皇子至是以貴和已立乃賜與莒名貴誠立爲沂王後年十七矣時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疏義何與苛通賈誼過秦論云陳利兵而誰何註何呵問也）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二州並流竄之地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起居舍人眞德秀時兼竑宮教諫竑曰皇太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坐卽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

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許之於是策立貴誠之意益堅乃日媒孎孎妬失（疏義）孎遍孎漢書司馬遷傳曰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孎其短注臣瓚曰媒謂通孎生罪釁也顏師古曰媒如媒嫺之媒孎言于寧宗覬廢妬立貴誠而寧宗不悟十七年八月丙戌寧宗不豫（疏義）周書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蔡傳云弗豫不悅豫也彌遠乃遣淸之告貴誠以將立之意壬辰寧宗疾篤彌遠遂矯詔以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閏月丁酉寧宗崩彌遠乃遣人以廢立事白皇后后不可曰皇子妬先帝所立豈敢擅變人倫夜七往返后終不許遂懼卽位是爲理宗廢皇子妬封濟王出居湖州焉初德秀之爲起居舍人兼宮講也言事不避權貴知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人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爲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理宗召

還之九月自知潭州入直學士院明年寶
慶元年春正月湖州潘壬以彌遠廢立不
平起兵謀立濟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尋
自討壬平之彌遠尚忌竑又矯詔逼殺竑
追降爲縣公德秀入對曰三綱五常扶持
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
而劉石（疏義指劉聰石勒）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
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初
膺大寶（疏義繫辭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不幸處人倫之
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湖州之
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
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雖濟王未有子
興滅繼絕在陛下耳理宗曰朝廷待濟王
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盡善臣未敢
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
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理宗曰卿
時侖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進
德修學以掩前失周禮曰親莫親於兄弟
理宗不能效叔齊之遜

國而乃效唐太之殺兄偏信權奸殊無可否則於天倫之愛詎不爲之大虧哉雖欲曲爲辨說陽爲掩之然且不可得矣張時泰曰雖彌遠專橫之惡然理宗豈可逃其責哉觀其答德秀之言則知其與彌遠謀平之則竝也豈止無罪而已哉理宗正始之日而本本已失如此又唐太宗之不若也

太理評事盧陵胡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晉獻公用驪姬讒殺太子申生漢戾太子漢武帝惑江充以平蠱事誣太子據疏義巫蠱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及秦王曰巫執左道以亂政惑人曰蠱及秦王太子迫急遂作亂而死益曰庶太子

太祖曰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幸也光美即位是爲太祖太祖崩光義即位是爲太宗欲敗遺教太祖崩光義即位是爲太宗欲敗遺命傳之其子以故時爲秦王亦不自安太宗舊僚等評告廷美廷美憂悸成疾薨乃貶爲證言甚切直彌遠諷御史劾之除名竄于象州而卒羅大經曰

夢昱上書言濟邸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便遠行廬陵不獨託邦衡一寸心只恐孤天地態浮雲多變換公論初日盍清明冤言在國爲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邦衡胡銓字亦廬陵人也夢昱兄子建第國賓皆懷奇負氣兄第友愛最隆不蓄私財有無盡費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挈家歸

賣文以活國寶舊然徒步從其兄於路所國寶先歿夢昱繼之「疏義」孤天地「負也」「累」累兄」累及也建州李燔寧宗朝通判潭州德秀時爲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矣德秀及魏了翁薦之江西帥魏太有辟充參議官皆辭遂奉祠以終身焉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云時論濟邸事者衆彌遠患之遂貶罷德秀等余竊疑德秀之事貴誠有害於大義矣夫彌遠之篡其罪豈不容乎天地間也使寧宗有知于地下則當日北面臣貴誠者其何詞辭忘主事讐之責耶況德秀於濟王嘗爲其教官則舊恩分義亦非他人比也且當是時朝廷威柄咸在彌遠而中外諸臣生殺進退無不出其手者矣而德秀乃自潭州被召駢肩事于貴誠既又爲彌遠所忌劾罷而後去則與前日慨然請外之意相違而似於立已見幾兩失之矣夫德秀學程朱者也王珪魏徵事世民程朱正其罪者明嚴如彼德秀平日所講乎君臣之義豈置之第一義耶今其對貴誠則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進修以掩前失吁當日之事爲何等罪惡而諉以已往之咎尚欲掩前失乎其應召立朝不以自非以此視濟王宜乎其他告貴誠之言反復辨理不爲不勉其所忌而去也則亦以濟寃之故然特爲無齒決之問耳德

秀學術經濟純正精一毅於道學私淑之士可謂深出者矣今就其出處考之則可疑可恨有如此者而至於潘李烱之徒則吾以爲其所處各雖不同而實可謂無缺于義無慊于志而無愧乎天地之間者哉夫立嗣繼世根本大體所關爲人臣者不於此竭力焉則其餘不足觀尤不可不以死生去就而決也是以亦竊附此以俟君子之訂焉

靖獻遺言訓蒙疏義卷之六終